

《离骚》篇名新释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赵建明

【摘要】《离骚》是我国第一首有独立作者的浪漫主义政治抒情长诗,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是历来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自汉代以来,对其篇题的解释众说纷纭,已有数十种之多,为读者正确而深入地理解作品提供了多维视角。本文结合作者其人、社会背景、全篇内容结构,以及思想情感、创作背景全面深入地分析,认为“离骚”当指离心的忧怨,详言之,则指诗人被迫与朝中君臣离心而致使其美政理想无法实现的忧愁怨愤。

【关键词】《离骚》;篇名;多维视角;忧愁怨愤

DOI:10.16412/j.cnki.1001-8476.2024.19.026

屈原的《离骚》是我国第一首有独立作者的浪漫主义政治抒情长诗,其蕴含的光辉思想、峻洁人格和独特艺术使其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篇章,被鲁迅誉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1]。对后世文学影响甚大,是历来语文教材的必选篇目。然而,由于时代久远和有关屈原的早期资料匮乏,对《离骚》篇名的阐释自汉代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虽为读者正确深入地理解作品提供了多维视角,但也产生了一定障碍。题目是一篇作品的主脑,是理解作品的关键,因此有必要在前人理解的基础上继续探究《离骚》篇名本意,以帮助读者更好阅读这一经典篇目。

一、诸家观点梳理

自西汉刘安、司马迁阐释《离骚》篇名以来,迄今已达数十种之多,解题视角大致可从诗歌内容情感、创作意图、体制形式方面分为三类,笔者按类型梳理出在学界产生一定影响的代表性观点。

1. 从内容情感方面解题

离忧。司马迁云:“离骚者,犹离忧也。”^[2]章炳麟先生认为司马迁采用刘安《离骚传》以成此说,其云:“盖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太史公尝举其文以传屈原。”^[3]故对《离骚》篇名的最早解题是西汉刘安、司马迁的“离忧”说。

遭忧。班固云:“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已遭忧作辞也。”^[4]颜师古、朱熹、段玉裁、王念孙、朱骏声、金开诚、朱季海等持此说。清代钱澄之“遭扰”说^[5]、李炳海“遭遇蹇难”说^[6]受班固影响较大。

别愁。王逸云:“离,别也;骚,愁也。”^[7]汪瑗、黄文焕、刘熙载、屈复、姜亮夫、陈子展、褚斌杰等赞同此说。姚小鸥“离别之痛”说^[8]受王逸影响较大。

为楚方言词汇,指散去的忧愁。宋代项安世据《楚语》韦昭注云:“‘骚,愁也;离,畔也。’盖楚人之语,自古如此。屈原《离骚》,必是以离畔为愁而赋之。……畔谓散去,非必叛乱也。”^[9]王应麟、梁章钜、陆侃如等持此观点。

离隔动扰。清代戴震曰:“离,犹隔也。骚者,动扰有声之谓。盖遭谗放逐,幽忧而有言,故以《离骚》名篇。”^[10]刘永济、郭维森等持此说。

牢骚。戴震又云:“离骚,即牢愁也,盖古语。扬雄有《畔牢愁》。‘离’、‘牢’一声之转,今人犹言牢骚。”^[11]游国恩、范文澜、詹安泰、林庚等赞同此说。

离开蒲骚。李嘉言云:“以我之见,骚应解作地名。离骚即是离开骚那个地方。……《离骚》应是当他离别蒲骚时所作。”^[12]王廷洽持此说。将“骚”释为地名蒲骚是比较牵强的,朱碧莲《“离骚”是“告别蒲骚”吗?》^[13]一文已详细论述,兹不赘述。



离疏。徐仁甫说：“据《离骚》篇内有曰：‘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离疏二字分用，疑离疏即离骚。”^[14]

离开骚的人。陆善采认为“离骚”确切意义应为“离开(楚语所说的)骚的人”，即“离开淫荡、躁臭、偏蹇的人——楚怀王君臣”^[15]，钱玉趾同此说。

背叛之怨。喻进芳、韩国良据《楚语》韦昭注“骚离”之“离”为“畔(叛)”，释离为背叛，离骚就是因背叛生怨。^[16]

2. 从创作意图角度解题

抒忧。杨柳桥认为，因“离”通“摘”，“摘，舒也”，“舒、陈、张、布”，义都相近，故“离”有“发抒”“陈布”的意思。故“离骚”为“舒忧”“陈忧”，即“抒忧”。^[17]龚维英、李星、睢宽等持此观点。

告别忧愁。钱锺书云：“王逸释‘离’为‘别’，是也；释‘离骚’为以离别而愁，如言‘离愁’，则非也。‘离骚’一词，有类人名之‘弃疾’、‘去病’或诗题之‘遣愁’、‘送穷’；盖‘离’者，分阔之谓，欲摆脱忧愁而遁避之，与‘愁’告‘别’，非因‘别’生‘愁’。”^[18]周致中、刘树胜、王人恩、刘明龙、何新文等支持此说。

诉说。曾凡、钱宗武云，“离骚”在苗语里的意思实际上是通过“诉说”“申诉”“劝说”或“斥责”，把内心的想法及因遇不公而带来的委屈和愤怒表达出来。^[19]

3. 从诗歌体制形式解题

三种离义的骚体文章。明代李陈玉云：“‘骚’乃文章之名。……‘离’之为解，有‘隔离’‘别离’‘与时乖离’三义。……就‘骚’解‘骚’，方知作者当日命篇本意。”^[20]认为“骚”乃文章之名，实是本末倒置，因为先有了屈原《离骚》等诗篇，其后才有骚体文学。

楚古曲名。游国恩认为《离骚》是楚国当时一种曲名，理由是：“《大招》云：‘楚《劳商》只。’王逸曰：‘曲名也’。按‘劳商’与‘离骚’为双声字，古音劳在‘宵’部，商在‘阳’部，离在‘歌’部，骚在‘幽’部，‘宵’‘歌’‘阳’‘幽’，并以旁纽通转，故‘劳’即‘离’，‘商’即‘骚’，然则‘劳商’与‘离骚’原来是一物而异其名罢了。”^[21]此说影响甚大，郭沫若、何剑熏、马茂元、袁梅、褚斌杰、朱碧莲、张中一等赞成此说。

郭祥贵据《尔雅·释乐》中“大琴谓之离”，释“离骚”为“琴骚”^[22]；王以宪在此基础上认为“骚”可能是楚方言“操”，故释题为“琴操”^[23]；何国治主张《离骚》是用大琴来伴奏的楚国长篇声乐套曲^[24]；龚维英以《周易·说卦》中“离为火，为日，为电”释“离”为太阳，“骚”即乐歌，合为“太阳之歌”^[25]。

此外，还有一些接近上述某家观点或者影响较小的新论不一一赘述。

二、对诸家解题的评析

据前文可知，自汉代以来，诸家对《离骚》解题可谓见仁见智，甚至同一学者先后提出两种不同的观点，如戴震、龚维英等。影响甚著者有“离忧、遭忧、别愁、牢骚、告别忧愁、楚曲”六说。

在三类解题视角中，从诗歌内容情感角度立论者最多，从创作意图和文本形式释题相对较少。在同一解题视角中往往不同观点之间相互也有影响。如第一类中遭忧、遭扰、遭遇磨难受到司马迁“离忧”的影响，散去的忧愁、离隔动扰、离别之痛受到王逸“别愁”的启发；第二类中告别忧愁、诉说不公是对杨柳桥“抒忧”的承继与发展；第三类中琴骚、琴操、太阳之歌等无不受到游国恩的“楚古曲名”启示。

在训释方法方面，诸说或从训诂角度解题，如班固释“离”为“遭”，“骚”为“忧”，王逸释“骚”为“愁”，杨柳桥认为“离”通“摘”，“摘，舒也”，戴震通过声训释“离骚”为“牢骚”，游国恩用声训释“离骚”为“劳商”等；或以古注、古文献为据解题，如项安世、喻进芳等借韦昭注释“离”为“叛”，郭祥贵、王以宪、何国治等人以《尔雅》释“离”为“琴”，龚维英据《周易·说卦》认为“离”指“日”，即太阳等；或以今天的楚语方言为依据解题，如王以宪释“骚”为“操”，陆善采释“骚”为“淫荡、躁臭、偏蹇”，李炳海认为“骚”就是“蹇”，曾凡、钱宗武解“离骚”为“诉说、申诉”等义。

总之，以上诸家对《离骚》篇题的阐释主要从诗歌内容情感、创作意图、文本形式三种不同视角，借助训诂、古注或古文献、方言楚音三种不同训释方法得出丰富多样的结论，观点新颖且富有启发性，为继续探究篇

名提供了借鉴意义。

《离骚》题解之所以有如此多样的结论,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离骚》作为经典篇目,其意蕴丰厚,历久弥新,不同的读者自然容易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正如钱理群云:“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包含着多重的,甚至是开掘不尽的意义的……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是无穷尽的,而且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经典性的作品更是常读常新,每一次新的感悟都会带来新的发现的喜悦,文学阅读的魅力也就在于此。”^[26]二是因为有些观点比较浑融不够具体,如“离忧”“遭忧”“牢骚”等,或者整体上未能贴合《离骚》全篇诗意,学者们总希望能找到一种既明确又最贴合全篇诗意的题解。

三、“离骚”指离心之忧怨

鲁迅先生说:“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27]篇题乃全诗之要旨,要想对《离骚》这种时代久远、意蕴丰赡的经典篇目准确深入地理解,鲁迅的建议是切中肯綮的。笔者结合屈原其人及其所处社会状态、《离骚》全篇内容结构与思想情感综合分析,认为“离骚”应指离心之忧怨。

第一,从屈原其人及其美政理想看。屈原出身贵族,为人正直,疾恶如仇,好修高洁之性,追求理想的人格美,如其言“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离骚》)。其才华横溢,博闻强识,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因与楚王同宗共祖,所以有着强烈的忠君爱国思想和庄严的历史使命感,希望通过发挥自己内政外交方面的卓越才能匡扶楚王,振兴楚国,以实现美政理想。屈原美政理想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君臣搭配上符合“两美必合”的圣君贤臣模式。如“汤禹严而求合兮,挚咎繇而能调”。二是在国家治理上提倡修明法度,赏罚分明,即“循绳墨而不颇”。三是用人制度上主张举贤授能,唯才是举,如“说操筑于傅岩兮,武丁用而不疑”等。由于朝政昏暗,党人当道,屈原被先疏后贬,被迫远离政治中心,其美政理想最终成为泡影。

第二,从《离骚》创作背景分析。学界主流观点认为《离骚》作于楚怀王后期,根据《国语》《左传》《战国策》《史记》等相关史料及屈原作品所反映,楚怀王后期社会状态非常恶劣,楚国在内政上乌烟瘴气,外交上出尔反尔,军事上节节败退,这与屈原振兴楚国的美政理想相去甚远。此时楚怀王昏庸贪婪,任用党人,听信谗言,朝中奸佞当道,打击贤才,陷害忠良。如“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君无度而弗察兮,使芳草为薺幽”(《惜往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离骚》),作者尖锐地揭露了昏君佞臣种种罪行。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正直高洁、才能卓著的屈原是不受欢迎的,被孤立疏远也是必然。

第三,从《离骚》内容结构分析。《离骚》结构通常分为三部分,在每部分诗人反复申述自己被孤立、被疏远、被谗害的不幸遭遇,对其美政理想无法实现感到悲慨。

第一部分从篇首至“岂余心之可惩”,主要写政治斗争的失败及与君臣的不和。诗人叙述自己的出身、嘉名、内美与好修,忠心为国,一心为楚怀王“道夫先路”,为楚国“前后奔走”,然而却遭到党人嫉妒谗陷,致使怀王信谗而暴怒,从“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可以看出,怀王最初信任屈原,君臣齐心协力,后来又反悔而疏远他。诗人同时揭露了党人种种恶行:贪婪无度,追逐名利,嫉妒贤才,投机取巧,颠倒黑白。最让他痛心的是,他曾经精心培育的学生后来也变节从俗,与党人为伍。接着他反复表明自己与昏君佞臣志趣相异,决不妥协变节,如“鸞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异道而相安”等句,诗人放眼朝中上下,竟无一人与己同心。

第二部分从“女嬃詈予”至“蜷局顾而不行”,主要通过虚写表达自己对婞直中正人格的坚守和“两美必合”美政理想的不懈追求。先借女嬃之言表明自己与党人异趣,在朝中孤立无援;然后向重华陈词,通过启、羿、浇、夏桀、后辛等昏君骄奢淫逸而颠陨亡国与禹、汤正直贤明而王天下对比以警诫楚怀王要推行德义;接着幻设上天令帝阍开关被拒,象征被楚王疏远,下地



“三求女”而失败,象征求“贤人之在下者”亦不得,究其原因,在于奸佞蔽美称恶,楚王昏聩远贤,诗人预感留在楚国其美政理想不可能实现;于是想象求灵氛、巫咸占卜出路,二人皆劝勉只有远逝他国,才能实现“两美必合”的美政理想。诗人再度审视楚怀王信谗、党人嫉贤、精心培育的“兰蕙”变节从俗的政治环境,终于认清了现实——“何离心之可同兮?吾将远逝以自疏”,朱熹云:“离心,谓上下无与己同心者也”^[28]。这正是“离骚”中“离”的本义所在,即离心、异心、不同心,朝中上下与己非一条心。他唯一的出路是远走他国,当他幻想着扬云霓、鸣玉鸾、驾八龙、载云旗准备离开楚国时,忽临睨旧乡,仆悲马怀,眷恋难行。

第三部分“乱辞”是全诗的总结。诗人再次呐喊“国无人莫我知兮”“既莫足与为美政兮”,表明在朝中孑然一身,没有志同道合者,美政不可实现。

所以,从全篇的内容结构来看,诗人反复述说自己与楚怀王及朝臣的矛盾斗争、离心离德、枘凿难合,与其所向往的圣君贤臣、同心同德的理想模式截然相反。

第四,从《离骚》全篇思想情感分析。屈原在全诗中主要抒发了自己因遭遇昏君佞臣的疏远排挤、谗害打压的忧愁怨愤。具体表现为以下四方面:一是抒发忧虑之情。诗人看到楚国朝政昏暗、国运衰颓,忧心如焚,“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忧虑皇舆、灵修实际是担心楚怀王骄奢壅弊而使国家危败灭亡,其爱国之心跃然纸上。二是抒发愁苦之情。诗人忠直为君,赤心为国,却遭遇不公,孤独抑郁,悲从中来,如“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饨郁邑余侘傺兮,吾独穷困乎此时也”。三是责怨之情。如“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王逸释“浩荡”为“无思虑貌”^[29],具体包含三方面:首先,责怨楚怀王贤愚不分,任不肖而远贤才,如“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乎此度”。其次,批评楚怀王听信谗言,反复无常,如“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最后,责怨楚怀王不查验实情,无端迁怒于己,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齟怒”。四是愤恨之情,诗人对党人苟且偷乐、嫉贤妒能、修饰怪异等恶行无比憎恨,如其言“羌内恕己以量人兮,各兴心而嫉妒”

“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等。全诗的“乱辞”就是诗人与君臣离心的忧愁怨愤情感的升华,他无路可走,悲愤绝望,唯有选择“从彭咸之所居”。

第五,从《离骚》的创作动机分析。据《史记·屈原列传》记载,楚怀王初使屈原造宪令,争宠的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被屈原拒绝,于是向楚怀王进谗言说屈原居功自傲,以致“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30]。司马迁采纳刘安《离骚传叙》云:“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31]可见,屈原被疏远,在朝中为君臣所不容,故因忧愁幽思和怨愤而作《离骚》,因此,《离骚》就是抒发了诗人因与君臣离心而导致其美政理想破灭的忧愁怨愤的情感,史传与诗歌在记叙屈原的遭遇和表达的情感方面基本一致。

综上,结合屈原其人、楚怀王时期的社会状态、《离骚》全诗内容结构、思想情感及创作动机分析,笔者得出“离骚”即离心的忧怨。详言之,则指诗人被迫与朝中君臣离心而致使其美政理想无法实现的忧愁怨愤。✎

参考文献

- [1]鲁迅.汉文学史纲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20.
- [2][30][3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2482,2481~2482,2482.
- [3]章太炎.章太炎全集·第三卷[M].朱维铮,点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428.
- [4][7][29]洪兴祖.楚辞补注[M].白话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51,2,14.
- [5]钱澄之.庄屈合诂[M].殷呈祥,点校.合肥:黄山书社,1998:141.
- [6]李炳海.从偏蹇之难到偃蹇之美——《离骚》篇名与楚辞审美取向[J].社会科学战线,2002(2):210.
- [8]姚小鸥.离别之痛:《离骚》的意旨与篇题[J].文史哲,2007(4):120~126.
- [9]项安世.项氏家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89.

间具有合理的内在逻辑关联。因此,必须遵从循序渐进的任务呈现原则。

一是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易到难。例如,2023年北京卷,第13题要求考生选择与“交”字意思相同的词语,第14题要求分析“闲人”的多重含义,第15题要求根据文本及补充材料分析“乘兴踏月”的不同情感,从词义到含义再到情感分析,呈现出由浅入深的顺序。

二是由局部到整体、由单一到综合。例如,2024年江苏连云港卷,第7题只针对甲诗命题,第8、9、10题也只针对文本的局部命题,第11题只针对丙文命题,第12题则针对“三篇诗文”的共同点进行命题,遵循了由局部到整体的顺序。

三是由内向型试题到外向型试题。例如,2023年山西卷,第8至第12题均是基于文本内容的试题,试题答案均在文本内部,是内向型试题,但第13题“面对生活中的难事、大事,我们应该怎么做呢?请结合选文中画横线的句子,谈谈你的看法”则是外向型试题,考生

作答需要将文本内容与现实生活联系起来。

此外,题组还普遍采用由课内到课外、由客观题到主观题的顺序,本文不再详述。

以任务群方式命制古诗文阅读试题,呼应了语文课程的综合性、实践性特点,响应了义教新课标“增强语文课程内容的丰富性和课程实施的开放性”^[4]建议,有助于引导语文教学立足核心素养,发展学生综合能力。本文所谈的“整合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语料群”和“命制体现内在学习规律的试题群”,正是在任务群背景下命制古诗文阅读试题的两大关键动作。☞

参考文献

[1][2][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19,18,55.

[3]王晓霞.利用“题组教学法”提高学生解题能力的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9:32~33.

← 上接第55页

[10][11]戴震.屈原赋注[M].褚斌杰,吴贤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9:101,135.

[12]李嘉言.《离骚》丛说[J].河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5):17.

[13]朱碧莲.“离骚”是“告别蒲骚”吗?[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1):60~63.

[14]徐仁甫.古诗别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4:23~24.

[15]陆善采.《离骚》题义新探[J].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95(2):87~90.

[16]喻进芳,韩国良.“离骚”考辨[J].江汉论坛,2008(11):149~152.

[17]文学遗产编辑部.文学遗产增刊(一辑)[M].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72.

[18]钱锺书.管锥编·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582~583.

[19]曾凡,钱宗武.《离骚》题名的文化透视[J].贵州民族研究,2008(2):108~113.

[20]李陈玉.楚词笺注[M].王舒雅,点校.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9~10.

[21]游国恩.楚辞概论[M].北京:北新书局,1926:154.

[22]郭祥贵.“离骚”别解[J].苏州大学学报,1987(4):64.

[23]王以宪.《离骚》题义为“琴操”[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91(1):57~61.

[24]何国治.《离骚》题义及其语言的音乐美[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1996(1):106~113.

[25]龚维英.一曲太阳家族的悲歌[J].求索,1987(5):94~99.

[26]王富仁,郑国民.中学语文名篇多元解读[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148.

[27]鲁迅.鲁迅杂文全集[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836.

[28]朱熹.楚辞集注[M].蒋立甫,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27.

【本文系四川省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2023年度项目“屈原与汉代蜀赋研究”(项目编号:BSYB23-40)阶段性成果】